

潘金蓮

附空與色

歐陽予倩著



新東方書店印行

歐陽予倩著

潘
金
蓮

附空輿色

新東方書店印行

1928

非 得 者 不 自
得 許 得 排
著 可 擅 演

翻 印 必 究

潘 金 蓮

附 空 與 色

民 國 十 七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初 版

實 價 大 洋 伍 角 六

(外 埠 酌 加 運 費)

著 者

歐 陽 子 倩

印 行 者

新 東 方 書 店

發 行 所

上 海 老 靶 子 路 永 吉 里
新 東 方 書 店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坊

自序

民國十四年，春末夏初，我別了奉天小河沿上掙扎着不肯化的雪，往看北平等着要開的丁香。看花的路上，有朋友買得一部舊版子水滸，無意中提起潘金蓮：回來在津浦車中遇見傅彥長先生，彼此談一些關於歷史和小說的話。正談着馬可羅，一扯就又說到潘金蓮身上。我當時就想拿潘金蓮來作題材，編齣獨幕劇，及至回家來一想，無論如何，一幕不夠；便改變計劃，編成三幕

不久我拿殺嫂一幕大致編好，因為種種的打擾，前頭幾幕，沒有動手，可是有兩個日本朋友，早已經在報上給我介紹過了。慚愧慚愧，一直到十六年冬天，南國開遊藝會，我才匆匆把牠編好，試演過一次。有人說這完全是時代促成的作品，似乎不然。田漢先生說，我這本戲是四十以後的佳作，又說我好比畫一樣，越老越辣；其實我今年才滿三十九歲，還自以為是當今的青年。至於這篇戲，是三十六歲起草，三十八歲才得機會表演的，似乎不好算四十以後的佳作，田先生真是我的忘年之友！況且這篇戲，也稱不得佳作，但是我必定在明年，編篇把較爲可看的戲，來應田先生的預言才好。

至於我編這齣戲是偶然的，既不是有甚麼主義，也不是存心替潘金蓮翻案。不過一個女子，當了奴婢，既不能拒絕主人的強姦，又不能反抗主人的逼嫁，儘管有姿色有聰明有志氣有理性，只好隱藏起來，儘量的讓人蹂躪。除掉忍

氣吞聲把青春斷送，沒有辦法。這種境遇，又何以異於活埋？在軟弱的女子呢，她只好聽天由命；若遇着個性很強像潘金蓮一流的人，她必定要想她的出路。潘金蓮被張大戶強逼收房，她立意不從；那張大戶惱羞成怒，故意拿她嫁給醜陋不堪沒有出息的武大。她起先還是勉強忍耐，後來見着武松一表人材，她那希望的火，燃燒起來，無論如何，不能撲滅。倘若她能改嫁武松，或者是能夠像現時這樣自由離婚，便決沒有以後的犯罪。偏偏武松是個舊倫理觀念極深的人，硬教武大拿夫權把她閉起來，她又如何肯便甘心？所以她私通西門慶，已經是一種變態的行爲。況且舊時的習慣，男人儘管姦女人，姘外婦，妻子絲毫不能過問；女人有姦，丈夫可以任意將妻子殺死，不算犯法。所以潘金蓮時時刻刻有被殺的恐怖，結果激而至於殺人。平心而論，我們對於她的犯罪，應加惋惜，而她最後的被殺，更是當然的收場。

我編這齣戲，不過拿她犯罪的由來，分枰一下，意思淺顯極了，真算不了甚麼藝術，並且絲毫用不着奇怪。男人家每每一步的逼着女子犯罪，或是逼着女子墮落，到臨了他們非但不負責任，並且從旁邊冷嘲熱罵，以爲得意，何以世人毫不爲異？還有許多男子惟恐女子不墮落，惟恐女子不無恥，不然那裏顯得男子的莊嚴？更何從得許多玩物來供他們消遣？周公之禮是無上的技巧，女人家幾千年來，跳不出這個圈子，我這篇戲曲，實在太多事了！不過我贊成武松，他到底是個漢子，目下雖然是革命成功，看來看去，不知那裏來那麼多的張大戶？多少偉人都不免崇尚張大戶主義！留意世道人心維持風化的先生們，還是同情於張大戶罷！

十七年十月五日於上海。

潘金蓮

歐陽予倩著

原书空白页

時代 宋

登場人物

潘金蓮——（廿餘歲）一個個性很強聰明伶俐的女子。

武松——（廿餘歲）個性很強，舊倫理觀念很深的勇俠少年。

西門慶——自命不凡的土霸，好勇好色的青年。

王婆——（五十餘歲）老而無依，專靠作媒拉牽過活的老婦。

鄆哥——（十五六歲）愛管閒事的小販。

何九——仵作，年約五十餘歲。

士兵——甲，乙二人。

張大戶——有錢有勢又老又醜的劣紳——潘金蓮原是他家的丫頭。

張氏姬妾三四人。丫頭四五人。

鄰 居——趙仲銘。

胡正卿。

姚文卿。

張老。

高 升——張氏僕。

酒 保——甲，乙二人。

乞丐——一人

衆 客

第一幕

張大戶的花廳。廳在舞台下手，只看見迴廊和石階的半面。上手一帶竹籬，有一門通外面，籬上冒着薔薇花，開得正很美麗。從竹籬望過去，隱約看見有許多花木，在楊柳陰中彷彿見小樓一角。階前有一叢竹子，又羅列着一些盆栽，金魚缸，一看就知道是個富貴人享福的所在。張大戶正帶着他的姬妾坐在一小石棹面前，靠着胡床，一個丫頭替他按摩，一個丫頭捧着唾壺，一個丫頭捧着蠅帚站在後面；棹上放着茶壺茶杯酒器等等。小宴方罷，那些姬妾參差的坐着，一個個捧着她們的樂器，如琵琶笙簫。幕鈴一響，幕裏就奏起音樂來，很短的一曲將終，聽見一陣女子的笑聲。開幕，那些姬妾都是媚態橫生，她們一面調着絃，一面都偷眼看張大戶，伺他的喜怒。那張大戶卻毫不高興的樣子；他發聲要吐痰，就有了丫頭捧唾壺替他接着，一個姬人趕快送茶，張大戶扭頭表

示不要。

姬甲 你這一向爲甚麼老是氣恨恨的，甚麼不稱心？

大戶 只怪一家人沒有一個稱我的心，如我的意！

（說着揮開按摩的丫頭，臉上帶着一種莫明其妙的笑。）

姬丙 阿彌陀佛！一個人總要知足。像你住的是高堂大廈，使用着許多的奴婢，養着一羣羣的騾馬。

大戶 都是些笨貨。

姬丁 （指姬甲）還有大姐姐一雙巧手，綾羅綢緞四季衣服，替你預備齊全。

（姬甲撇嘴故作不屑狀）

大戶 穿夠了！

姬丁 二姐姐親自替你下廚，天天是珍饈美味。（姬乙冷笑）

大戶 吃厭了！

姬丁 還有三姐姐的一手好琵琶，談到你心眼兒裏頭去。（姬丙笑指姬丁）

姬丙 只有四妹妹才能幹呢，又會歌又會舞。又會隨着你轉。（姬丙斜着眼作

怪相，姬丁拿桌子上的菓子擲姬丙。）

大戶 得了，你們還賣甚麼俏？我可都領教過了！我總不明白爲甚麼人家的女

人越長越好看，越長越年輕；瞧你們這些腦袋，越長越不是樣兒？

姬丙 我自己知道難看，可也不見得全是醜鬼。

姬甲 除掉老三，我們才真是醜鬼呢？

姬丁 就算我們長得醜，老爺，你的臉子也不夠瞧的嗎？

大戶 男人養女人就跟養金魚似的，金魚要好看，看魚的人，要好看幹甚麼？

不過是好頑兒罷了！

姬乙 你聽聽，他拿我們當金魚！

大戶 男人家只要有錢有勢，甚麼美女弄不着？女人要沒有男人寵愛就完了！所以我養着你們，就好比是行善作好事。

姬丁 別吹了，眼前就有了一個人，你降伏不了她。

大戶 你說誰？

姬丁 我不說，怕你難爲情。

大戶 你這小東西子，瞧着我抽你的筋；你說我降不伏了潘金蓮，是不是？

姬丁 一個老爺買不動一個丫頭，這不怪你沒錢沒勢，只怪你不是個漂亮小夥子。（笑）

大戶 人不能跟命爭，金蓮兒她不受抬舉，還不只落得嫁一個又醜又矮，又驕又沒有出息的武大？

姬甲 可不是嗎？

大戶 人家說：金蓮兒嫁武大好比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可是像他那樣兒的氣性，也只配嫁給武大去——活該，受苦的命！

姬丁 得了，你因為金蓮兒不讓你收房，你氣了，就故意拿她嫁給「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要想折磨她的性子，可是她……

姬乙 聽說武大死了，是金蓮兒害的，不知道真不真？

大戶 我正在這兒查呢。

姬甲 那種兇狠的婦人，幸喜沒有拿她收房。

姬丁 所以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像我們這種笨人，儘管由着爺兒們的興兒擺佈！

大戶 見天一樣兒的口味，也擺佈不出一朵花兒來。